

外民族透视丛书



日尔曼人

主编 宋全 职慧勇



18

-7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域外民族透视丛书》编委会

顾问：徐万邦 金炳镐 温 华 刘 军

主 编：宋 全 职慧勇

副主编：李自然 韩国纲 李永年 张 宁

编 委：张金方 欧阳青 张哲生 韩国纲

李永年 李自然 伍文贵 贺云峰

徐万邦 李德成 张 宁 丁 宏

职慧勇 张继焦 刘 军 宋 全

策 划：张金方 宏 鉴

序

金炳镐

当今世界是由两千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回首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各民族虽然文化各异，发展水平参差不同，但都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众所周知，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国度的中国，曾一度傲视群雄，令世人仰慕。然而，时至近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紧闭的国门被外国殖民列强焚之一炬，神州涂炭，国人由此陷入了被动挨打的窘境。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人民几度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进入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施行与深化，中国又重新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成员。当此之时，形势的发展格外需要我们去详尽地了解外部世界。只有经过对各国民族文化的全方位研究以及与我们固有文化进行比较，我们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才能在同国外的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达到少走弯路，快速发展的目的。

介绍国外民族文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要课题之一。从目前看，该项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关的书刊论文不断问世。但总体而言，这一工作还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比如内容不全面，令人有盲人摸象的感觉，并且容易产生误导。针对这种局面，中

• 序言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问题研究所教授，我国著名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研究专家。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民族所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问题研究所的部分研究者策划编写了这套《域外民族透视丛书》，力图从文化视角向读者展现当今世界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文化群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这套丛书从策划到写作很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具有代表性。该丛书所选取的写作对象都是目前世界上有一定影响且特点比较突出的民族或族群。从原始的爱斯基摩人、吉普赛人到现代的日尔曼人，从落后的印第安人到发达的美利坚人，从儒雅的马来人到狂热的塞尔维亚人乃至彼此争斗不息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一而足。其次比较全面。本丛书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十大民族或族群进行了客观介绍。从体例上打破了以往相关著述的模式，力图使读者能达到一卷在手，即知其详的效果。此外，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指导性。本丛书资料丰富翔实，但同时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对其特有文化现象的分析。因而无论是对专业研究人员抑或是普通读者都很有启迪和教益。

当然，这套丛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不过，瑕不掩玉，对于它的出版，我们还是应该表示祝贺的。同时，我们也由衷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开阔读者朋友的文化视野，进而使其对域外民族文化群体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1996年12月8日

目 录

序	金炳镐
---------	-----

引言	(1)
----------	-------

一、日耳曼人历史概况	(4)
------------------	-------

1. 古日耳曼人及其语言的分布	(4)
2. 民族大迁徙之前的日耳曼人社会状况	(8)
3. 民族大迁徙和灭亡西罗马帝国	(12)
4. 法兰克王国与加洛林帝国	(18)
5. 英法民族国家的形式	(24)
6. 德国封建制度的发展与神圣罗马帝国	(30)
7. 德国的统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34)
8. 第二次世界大战	(40)

二、现代主要的日耳曼人国家	(45)
---------------------	--------

1. 德国	(45)
2. 荷兰	(47)
3. 丹麦	(48)
4. 挪威	(49)
5. 瑞典	(50)
6. 冰岛	(51)
7. 奥地利	(52)

8. 法国	(5 4)
9. 英国	(5 5)
10. 比利时	(5 7)
11. 列支敦士登	(5 9)
12. 瑞士	(5 9)
13. 卢森堡	(6 0)

三、日耳曼人的社会文化

1. 饮食习俗	(6 2)
2. 房屋建筑与住居	(6 5)
3. 婚姻与家庭	(7 0)
4. 丧葬习俗	(7 8)
5. 礼节与禁忌	(8 1)
6. 宗教信仰	(9 2)
7. 主要节日活动	(1 0 1)

引 言

日耳曼是欧洲的一个古老的民族集团。现代的德意志人、丹麦人、荷兰人、佛拉芒人、冰岛人、挪威人、瑞典人等民族，都是由这个集团的各个支系与某些土著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结合而成，是这个民族集团的组成部分。

我们把日耳曼人看作是一个民族，只是出于地理学、史学或语言学上的某种需要。客观地说，日耳曼人从来就不是，也没有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民族尊严的统一民族。即便是那个盛极一时的查理曼帝国，它也不过是由日耳曼集团的法兰克人建立的、包容众多其他日耳曼部落在内的封建农奴制国家，日耳曼同样没有因此而成为统一的民族。然而，这个强大的帝国对欧洲后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许多现代の日耳曼民族——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都由此孕育成形。

人们对于纪元之前的日耳曼人情况是知之甚少的，除了一些可获得的考古遗物外，就只有《高卢战记》等少数的几本书中只言片语的记载，相比之下，《日耳曼尼亚志》已属难能可贵。即使在纪元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这种资料仍然是不多见的。

日耳曼人真正出现于世界历史舞台，应该是以4世纪匈奴人西侵，迫使其发生民族大迁徙为开端的。这个到4世纪后半期还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落后的民族集团，在它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却接连干出了许多令时人震惊的大事。它首先摧

毁了腐朽反动的罗马奴隶制帝国，使得奴隶制度从此在西欧消声匿迹，欧洲由此逐渐进入封建时代；不久，法兰克人在法兰克蛮族王国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扩张兼并，使许多先进民族俯首称臣，建立了一个几乎囊括整个中、西欧大陆在内、实力鼎盛于欧洲的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帝国分裂之后，德意志人又在东法兰克建立起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并牢牢控制着罗马教廷……日耳曼人就像谜一样地在历史中崛起，几乎把整个欧洲的中世纪史演绎成为日耳曼人的历史。

德意志作为日耳曼民族集团中的一员，它的兴起，尤其为世人所瞩目。自 961 年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以来，德意志人似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外侵略和扩张，到处伸手。而帝国本身却是一个内部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国家。这种分裂局面直到 1871 年才由普鲁士依靠首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得以统一。然而统一不过 43 年，德国就伙同奥地利发动了持续 4 年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世界上的 31 个国家卷进了战争，给人类造成了一次空前的浩劫。虽然一战的结果使德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仅丢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还要割地赔款。但仅仅休养了 20 年，法西斯德国就再次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再次遭受空前灾难。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聚焦才使得长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总是把日耳曼人与德意志民族混同起来。

无疑，日耳曼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的政治历史之外，它在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航路开辟以后，日耳曼各民族国家逐渐走上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道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日耳曼人的社会

经济便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地发展起来。而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又进一步加强了其经济发展的后劲与张力。这些使日耳曼人得以在整个近代史中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也为日耳曼各国主宰世界局势几百年提供了实力保证。即使是在全球经济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已大失其昔日异彩的今天,日耳曼人地区仍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

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耳曼人在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世界科技与文化艺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是令世人为之惊叹的。德国的哲学、英国的经济学、奥地利的音乐、法国的文学与美术等等,作为日耳曼文化成就的代表,至今有口皆碑,影响十分广泛。而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也通过近代的资本主义殖民活动,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深刻影响着世界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日常生活。

以上所述,无疑都是本书所应该涉及的内容。但是,由于日耳曼各民族在经济、哲学与文学艺术方面,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底蕴与内含,只要稍加阐述,都必将使本书大大超出原定篇幅,而且,在相关书籍中,对此已有十分详尽的介绍,因此,本书仅在“现代日耳曼国家”等章节中简要提及,而以更多的篇幅去介绍日耳曼人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此外,鉴于德意志民族及其国家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在叙述中将有所偏重,这是应当说明的。

一、日耳曼人历史概况

“日耳曼”这个名称最早是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人对莱茵河那些“边疆民族”的蔑称，直到塔西佗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才赋予“日耳曼”一词以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语言学——人种学上的含义。

日耳曼人实际上是一个支系众多的古老的民族集团。在纪元前后，其分支多达 20 多个，最著名的有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伦巴德人、基姆布赖人等等。人口估计有 600 余万。日耳曼人身材高大，皮肤苍白、金发碧眼、性格刚直勇猛。从公元前 1000 年起，他们就在多瑙河以北、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南、莱茵河以东、维斯瓦尔河以西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块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过着自由平等的原始社会生活。这种相对平静的生活直到发生匈奴西侵之后才被打破。

1. 古日耳曼人及其语言的分布

日耳曼人大约在公元前 120 年随着基姆布赖人和条顿人的足迹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公元前 1 世纪前半叶，日耳曼人的其他一些种族类型集团开始出现在罗马帝国的边陲：斯维奔人占领上莱茵地区并侵入高卢，这还曾经给凯撒进攻高卢制造了借口；巴特维尔人和卡宁内伐人占据了莱茵河口；

马可曼尼人侵入了波希米亚等等。这样，日耳曼人出现在罗马帝国势力范围的广大边沿地域。公元前后的几十年中，日耳曼人曾出现过两个相当大的，类似于国家的部落联盟。但是它们不久就因为内部的分歧而分裂了。此后，日耳曼人的历史几乎成为各个种族类型集团与部落的历史。塔西佗所提到的印盖沃人、伊斯泰沃内人、伊斯特里奥人和赫尔朱洛内人（赫尔米诺人、爱尔米诺内人）大概都是最初的宗教联盟，甚至可以同那些有实物和推论证明了的日耳曼人部落联系起来。

古日耳曼部落按方位大体可划为三大块：

（一）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北方日耳曼人，他们在海盗维金人扩张时代才出现于世界历史之中。北方语言就是从这一地区的方言发展而来的。

（二）东方日耳曼人，即塔西佗所说的“汪达尔人”，实际上包括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哥特人等，他们大约在奥得河、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一带。尽管这些部族中也曾出现过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的方言却没有在现存语言中保留下来。

（三）西方日耳曼人，他们可以从地区和文化上分为三个大集团：一是北海沿岸部落，人们已能相当有把握地确认他们就是印盖沃人。在莱茵河与埃姆斯河之间居住着巴特维尔人，卡宁内伐特人和弗里斯人；然后直抵易北河为安格里瓦里人和乔肯人；易北河北部是盎格鲁人和朱特人。公元3世纪出现了乔肯人和邻近部落组成的萨克森部落联盟。直到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徙之时，北海日耳曼人的方言对其他日耳曼人部落的语言仍具有强烈影响。在大陆上只有弗里斯人的语言流传下来，但作为文字和文学语言它并不具有多大意义。二是威悉河——莱茵河部落联盟（伊斯泰沃内斯人），这几乎可以同伊

斯里奥人看作是一样的含义。下萨克森南部的舍罗斯克人在公元前后曾组成过相当强大的部落联盟,但公元1世纪末,这个部落联盟解体后,他们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佛尔达河以西是卡蒂人,他们被认为是黑森人的祖先。在今天的德国地域中生活着腾克特里人、苏卡姆布雷尔人、马尔西人、布鲁克特人、乌比尔人等等,他们曾在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中闻名遐迩。应特别提到的是,由威悉河——莱茵河日耳曼人集团中的卡马维人、安皮斯瓦利人、卡图阿到人、布鲁克特里人、卡腾人以及其他一些莱茵河中下游的部落于3世纪中叶逐渐融合而成的法兰克人,一度成为西方世界历史中的一股生气勃勃的力量。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他们是莱茵河和美因河流域各个部落统一和联合的动力,曾建立过自己国力十分强盛的国家。就连黑森人、图林根人、阿雷曼人和拜尔人,也部分的法兰克化了,或者说至少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三是易北河部落联盟(赫尔米诺人),他们沿这条河流从下游两岸到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多瑙河中游。这个联盟的成员包括伦巴底人、斯瓦奔人和马库曼人、卡安德人的联盟、先米诺人和赫尔蒙杜里人(图林根人)以及一些小的部落。公元2世纪末,阿雷曼人从先米诺人中分离出来,公元500年时,他们从波希米亚迁移到德国的南部而成为马库曼人的邻居,后被称为拜尔人。

日耳曼语是日耳曼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实际上它只是印欧语系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语族,而非某种具体语言。

古日耳曼语言至少可分为四个支系:

(1)东日耳曼语,是生活在奥德河、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一带的东日耳曼人(包括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哥特人)所讲

的语言,尽管他们也曾建立过一些国家,并产生过一些影响,但并没有留下自己的语言,因此这一语支到今天已经消失。

(2)西日耳曼语,包括保留到今天的荷兰语、佛拉芒语和英语。荷兰语和佛拉芒语可以追溯到低地德语,他们在书面上的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口语中却是两种不同形式;英语则是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受到法语、拉丁语、丹麦语以及诺曼底语的深刻影响,含有上述语言的大量词汇,因此今天的英语已同德语有了很大的差别。

(3)北日耳曼语的主要分支有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和冰岛语。瑞典语、挪威语和丹麦语在口语上有其共性,甚至不同国籍的人之间可以通话,挪威语和丹麦语之间的共同之处较多,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结合了古代挪威方言演变而来,然而书面文字则不相同,特别是丹麦语和瑞典语之间,无论语法上还是发音上均很不相同。

(4)南方日耳曼语即德语已成为今日德国、奥地利、瑞士大部分地区的通行语言和书面语言,但在个别地区发音和词汇也已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早在公元一世纪开始,德语就出现了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的差异,这种差异在16世纪后更成为具有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正式区分,高地德语主要用于城市和官方文件,而低地德语则流行于乡村。此外,欧洲犹太人所讲的意第绪语也属于日耳曼语族。

2. 民族大迁徙之前的日耳曼人社会状况

关于古日耳曼人的社会生活情况,材料甚少,只有在公元1世纪中期恺撒所著的《高卢战记》及塔西佗在公元一世纪

未完成的《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人的社会状况作了粗略的记述。我们今天对古日耳曼人的了解，基本是从这两部著作中得到的。

恺撒曾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举军征伐高卢，与那里的一些日耳曼人部落发生过接触，所以在《高卢战记》中提到了日耳曼人的一些情况，根据恺撒的记载，日耳曼人当时生活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他们已经有了种植农业，但畜牧业仍占重要地位；主要食物也不是农产品，他们不大吃粮食，生活大部分都依靠乳类、肉类等狩猎和畜牧产品；特别喜爱打猎，对农业缺乏热情。由此看来，此时日耳曼人正处于由畜牧业向农业过渡，由游牧向定居过渡阶段。日耳曼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战士，成年男子每年轮流出去打仗，剩下的人留在家里从事农作及其他生产，以维持自己和那些出征者的生活。日耳曼人已经有了定居的村庄和种植作物的庄稼地。衣着上除了一片兽革或一块鹿皮遮羞外，身体的大部分都裸露着。

恺撒还提到日耳曼人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情况。他说：“他们中间没有私有的、划片的土地，也不允许停留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任何人没有固定的土地财产，土地归公共所有，长官和首领们每年都把他们认为大小适当、地点合宜的田地分配给聚居在一起的氏族和亲属使用。用过一年之后，必须迁到别处另分土地。从恺撒记载来看，日耳曼人的农业，以砍伐森林，焚烧树木和杂草作为底肥，播种谷物后从不加以管理，只待秋季收获，产量很低，只靠它无疑难以维持生活。因此畜牧和狩猎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恺撒的记载强调日耳曼人的财产平等，从未提及日耳曼人是否有奴隶。但他说过，在平时由氏族长老“主持”公务，排解

纠纷”。在战时推选军事首领，带兵打仗。非常时期军事首领的权力很大，可以决断生杀。与恺撒交战的苏维汇人的军队，就是由军事首领阿里奥维斯特统率和指挥的。日耳曼人各部落之间已发生过冲突和抢劫。然而，这时的军事组织还不是常设机构，战争一结束，官兵则均解甲归田，从事生产。

在恺撒的《高卢战记》成书一个半世纪之后，塔西佗又于公元 98 年写成了《日耳曼尼亚志》。在《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塔西佗详细记述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情况。

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比恺撒时代有了明显的进步，已经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塔西佗说，日耳曼人停止了流动，定居生活，在村落里修建了许多比较简陋的房屋。农业在日耳曼人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使用重犁，种植谷物，氏族成员向公社奉献，奴隶在收获后向主人缴纳的都是谷物。他们还用粮食酿酒作饮料，而且酗酒耍玩的人很多。除农业外，日耳曼人仍然从事畜牧业，甚至以牲畜多寡作为计量财富的标准。他们还不知道种植果园和菜园。手工业只是作为副业而存在，出现了纺织亚麻布和制造陶器等的手工业生产。日耳曼人的衣着主要是亚麻布和兽皮。

日耳曼人的土地制度也比恺撒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塔西佗说，日耳曼人的土地归公社所有，分给各家使用，还没有出现私有土地。但是在土地分配时出现不平等。贵族和官人往往占有偏多偏好的好土地。此时的日耳曼人的耕地仍然每年都要重新分配，一年一换。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中详细谈到了日耳曼人每年都要抽签分地的情况，除耕地之外，森林、牧场、荒地、池塘等，仍为氏族所公有，氏族成员可共同使用。

但宅基地却已经变为各个家族的私有财产。

在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中已经出现了财产分化和阶级分化。占有较多好土地和战利品的权势之家，逐渐形成为贵族，公社成员则成为平民，部分因债务或赌博贫困化的公社成员则沦为奴隶。沦为奴隶的公社成员极少，大部分奴隶来自于战俘。而且，由于日耳曼人刚刚出现奴隶制，剥削形态比较缓和。按塔西佗的记载，日耳曼人奴隶“每人都有自己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我们对待隶农一样，奴隶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从属关系仅此而已。……笞打奴隶、囚禁奴隶或罚奴隶做苦工的事是很少遇到的。”由此可见，日耳曼人奴隶的地位与罗马人的隶农是相近的。

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私有财产开始出现，各部落之间的掠夺和抢劫也有所增加，战争越来越成为经常的手段。日耳曼人的军事组织和战争机构日益健全和强化，军事首领、贵族议事会和民众大会构成军事民主制的主要机构。军事首领由贵族议事会长老主持的民众大会选举产生，当选的多为作战英勇的显贵家族出身的人。军事首领号召青年跟随他参加战斗，组成亲兵队。官兵结成主从关系：亲兵必须效忠首领；首领则有义务供养和保护亲兵。所得战利品，共同分配。临阵怯懦、贪生怕死，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如果首领战死，而亲兵生还，被认为没有尽到职责，无颜见故乡亲老。除打仗以外的事务，都由贵族议事会处理，一切重大事项如战争与媾和，土地分配，审理重大案件等，都必须召开民众大会来决定。民众大会并不进行讨论，在听完贵族议事会介绍情况，并提出解决方案后，只进行表决，表示赞成或反对，以决定方案是否通过、执行。这种军事民主制机关为由氏族民主制度向国家过渡创造了条件。

从塔西佗时代之后到民族大迁徙之前,日耳曼人社会又有很大进步。早在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就已能够“开采铁矿”,这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就已记述。托勒密也提到日耳曼人的农业已有很大发展,由刀耕火种进到休耕制,甚至出现了二圃制,土地的利用率已大有提高。日耳曼人最初不知道园艺、果艺的栽培技术,此时已出现茶园、果园和葡萄园的种植,同时出现了其他经济作物。在畜牧业方面,培育出了优良品种的马和牛。到3世纪以后,日耳曼人的生产力尤其是手工业方面更有了显著的进步。在日耳曼尼亚北方诸部落中,金属加工业、织布业和造船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什列斯维希的尼达姆沼地发掘出一只柞木船,长70英尺,宽8~9英尺。学者们认为这只船是撒克逊人在3世纪初建造的。如果没有相当发达的造船技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也不可能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不列颠。3、4世纪日耳曼人的金属加工技术,更是令人感到惊异。在丹麦的塔施堡发掘出一个银头盔,除眼鼻嘴外,能把全部面孔都遮盖起来,还出现了一具用金丝编制的铠马甲和一个金发箍。从波希米亚还发掘出编有人头的豪华青铜盘。罗马人高超的制陶技术和琉璃制造技术也传入日耳曼尼亚。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活跃起来。日耳曼人各部落之间、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已有了相当频繁的交流关系。在日耳曼尼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发现了许多罗马人的货币和商品,说明贸易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但就总体而言,日耳曼人的生产力水平还是相对低下的,城市依然还没有出现。

罗马人在征服高卢之后,其北方边境主要与日耳曼人为邻。在沿莱茵河——罗马边墙(罗马长城)——多瑙河一线